退溪先生集 十四

書

共三十一

#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 書

### 答趙士敬 穆○庚戌

暮年方窺古人之緒餘顧心力俱敝無望於分寸之功益知年富力强者不可不思勉也如足下常以如僕老而無及者爲戒則日進矣

### 答趙士敬

伻人垂問甚慰病懷禍患以來益無生全之望自近稍稍向蘇尚畏寒閉縮憒憒度日耳示吟雪寃事此間未有所聞以勢料之時論豈遽變

至此乎想以告者謬也而抱痛之望亦萬萬不及於此但日夜兢惴抑塞而已月初承紆顧僻陋適出違奉亦未追謝反蒙來示尤深愧仄且士患志不篤所以自樹立者不堅確耳苟擇術審而植志固舉世而非笑之猶不恤況十九人者乎故慮人之譏笑而加勉則善矣憂人之非毁而自沮則恐不足以爲士也未知賢契當何所處也如僕早年妄嘗有意而昧其方徒以刻苦過甚得羸悴之疾其後苦無人導善而親舊之中姑息愛人者慫臾爲非遂一向放倒而又

不意失脚世路徇俗汨沒不知不覺之頃數十年光陰忽已蹉過回首茫然撫躬浩歎而不可追矣奈何奈何愧死愧死猶幸未死之前得收身反本尋繹舊書則時與意會信古人所謂欣然忘食者不我欺也溪邊縛得數間屋自今以往直以蓋棺爲期嘿坐靜玩過了殘生賴天之靈或可窺隙光於大明之餘以畢其願則下士之拙幸矣他尚何云哉山梁之餉感感但寒素交際亦不必以是爲禮幷冀諒採

與趙士敬 壬子

西來倦於人事一未修問此心未嘗不懸懸於左右也見本道榜目無尊名不免為之悵歎然於足下何足多恨惟古人因困窮而學益進今人因困窮而志遂媮是為可懼耳僕一出百違三冬臥床明春歸計未卜諧否自覺精神氣力日漸凋謝病之植根愈固而難拔假幸而得歸其靜中讀書此少工夫亦難得如往日也只佳山好水天放之樂想不異前後誠不可不急償素志於桑榆之景耳未間惟冀益勵功程不宣

## 與趙士敬 癸丑

入城之口即辱臨枉欣慰即多殊未展晤爲恨
玆奉問字重深感愧第恨芹宮距此之遠不得
以時相從耳琴生近日似長進必是與君相益
之效深喜賢關亦有孟門之險凡百務爲韜晦
惟不自失而日求益是爲要法

答趙士敬 乙卯

豐吏傳書縷縷具悉甚慰第塞之餘易書難讀
紫陽先生已屢言之況我輩耶今但隨傳隨義
求羲文周孔之心不穿鑿爲說以返潔淨精微
之舊則向所謂難者 將不至終難而庶有受用

處此在吾君勉之而已如僕老病無及近因
朝命試再看啓蒙疑義甚多硏究頗費心力得
所未得處亦多歸當與君商量可否耳延平書
看否此老言語一味親切警悟人處多是可尙
耳易傳落張當依戒歸指仲春時未定日未間
千萬以時加鍊不宣

與趙士敬

比日侍奉外素履佳適僕方此春慘病骨委頓
益甚日處齋中看書攝心雖不敢廢畢竟不得
痛下工夫自念只如此憒憒恐遂虛過了一生

也在京日啓蒙疑義與一二友人考訂草録以
備遺忘今欲修改正寫其間有欲考要補解處
前去啓蒙姑付進僮送來爲望諸經釋義鄙見
左僻不欲示人於公則欲資評駁改定之益故
易釋先送去但此釋傳時被其主等索還元本
指日傳寫未暇參詳已意草草殊甚然間有妄
見去取須細加校量識録以示幸幸詩書論孟
在烏川未來耳洪應吉遊山録前日欲覽故送
呈此人有學有文遽至不祿每深歎惜前得辱
書閑中時復寓目以自遣但公窘窶太甚憂貧

之累決科之業誠難擺脫然緣此而欲遂輟學問之工此則大誤矣猶曰非敢為自暴自棄獨不見伊川之言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耶僕廢倦尤極而為此言者欲議人病以得已病之藥耳如見聞遠亦告如右

答趙士敬

前奉回札知有永嘉之行伻來承再辱報簡詞義懇深三復慨然所以慰遺孤陋者多矣僕慘悼之餘素患增憊日夕無以自振披撫卷興喟而已貧者士之常如足下眞所謂無簞食瓢飲

其處之之道豈不尤難於古人所謂耶前書所云非謂足下實入於暴棄之域只以處心用工極細極密處告君令自點檢知如何耳令見來示過自貶損竊恐如此亦有妨於浩氣之養如何如何

答趙士敬

頃殊阻闊忽蒙辱問兼寄還啓蒙等書感慰無比因啓蒙書來知貴使近必往來于書院中彼中事勢今則如何方今巨寇侵軼 國無備禦之策竟不知稅駕之所痛歎奈何所云前書長

擧浩氣之養一句公何致疑致謝之如是耶只於日用間一言一動得宜則無害浩氣纔一有慊則與天地不相似便是有害於浩氣之養雖造孟子不動心底地位其初必自此些子地始下工夫故前書云爾公何推遜與他而不自居耶

與趙士敬

山間晩聞榜聲乃知逸駕長驅果捷高等此在君未足誇詫其於遊從之好喜慶何限不知冬間溫習當往何處其在白雲等處耶前示闕佛

疏草病中歷覽其疏文則平平亦無甚異於人
惟其歷代考證可爲鑑戒者深切著明頃年擧
朝諫諍不遺餘力忠言讜論不爲不多而獨無
此例試扣　天陛不無萬一之望亦草茅願忠
之至意但自高明所處之義言之似不合語默
之宜不無自輕之嫌姑待居可言之地而言之
始爲盡善耳

與趙士敬琴聞遠丙辰

近相次惠枉慰此離索幸甚幸甚數日來庭梅
發蘤孤絕可愛雖有經寒憔悴之容乃地使然

耳非關渠事日夕徘徊其下懷未嘗不在兩君也晦庵書別集三冊空冊四十餘幅白紙一束筆一柄墨一笏送呈欲煩僉手揮寫此三冊所抄不夥比諸君所寫之例雖總作一卷似不多幅數仍思大述所寫續集三冊亦不甚多欲以此續別二集各爲一卷而通作一冊如何然則自始至終勿分卷段聯串寫去爲佳若是則兩君不得一時分寫士敬寫至中半而替與聞遠寫了爲當所以必欲兩君皆寫要觀吾鄉一時文雅之盛不可久一故也就中二集乃全書所

道而後來追得者率多隨事酬答而論學處殊
少故所抄希略然其所得之語警切策勵不異
於全書無非使人激懦而興奮者每觀師友間
所以相責相期之重如許乃知朋友之義如此
其至老病昏憒恒不能竭力於此然愛之慕之
何得因人之笑怒而蹔輟也僉欲副寫非獨爲
渠成此積願其必有感發於斯焉紙束所以備
幅紙之不足者耳他留面究

與趙士敬

昨因暮未得從容冒雨何以越險從前閱君雖

志於學實欠細緊工夫今此看心經甚善若於此有所得自是佳不得當知前日疎脫處僕恰到衰憊之極方略窺一點半點都不能著精力恒自歎慨閑閑遠懶廢學業令人悼心失圖此人當初甚好不知何故如此想緣窮裏營生不知不覺馴致汩沒而然然此亦志不篤之故苟志之誠篤一窮字豈能奪之古人因窮而動心忍性故業進今人因窮而壞志逐物故業頹此正吾輩之至戒甚可懼也稍俟新秋潦霽會款中央

章句以敬爲存心之方而言於三不處戒以
以敬爲去累之道而言於四有處此豈壞所
以云不同也如此看如何

答趙士敬 丁巳

比來頗阻欲一邀見於中間以叙幽抱而未果
遂聞西行迫在明發勢難摻袪一別悵惘無堪
僕近作尋山之遊本爲避煩計適會忌祭已還
家矣延平書領納僕今年自覺衰憊殊極看書
不得憒憒度日尚藉朋友警發之益而諸人多
有故今又君去此間離索之歎如何可云琴生

被謗未知何等事耶近久不見頃嘗過於山澤
間坐語移晷只問坡詩數句而已每恐此人將
不尋遂初賦矣今承所諭益以為憂彼若自侮
自壞如此則雖有賢者與處尚無救援之路況
如滉者耶然不敢遂相外也嘗如所戒大抵朋
友間信及者或至太執而駭俗不信者徇俗而
自棄皆可懼也所謂太執駭俗者將非謂左右
之不飲酒一事耶不飲極是好意但從古聖賢
豈有為不飲而專廢酒禮者耶以是意入評恐
不無疑行處故聊言之若見鄭子中為賀旦士

不及書之意

與吳謙仲趙士敬琴夾之

諸君旣未免做擧業亦當勉爲屠龍手段毋自菲薄爲僥倖計也今人例以徇俗頹靡與作波流爲上策處身做業種種如此願諸君勿落此窠臼中幸甚僕於士敬臨行破戒所以矯太過處非欲其遂爲西晉風流也亦望於彷病中心切妄言如右勿經人眼又幸

與趙士敬琴夾之

滉屛處如昨無可晤語傾想僉君寤寐耿耿郎

吏傳書知芹況清安仗慰不可言許上舍之意如此可尚亦聞崔君懇求刊行但滉之爲此本不過自取考閱之便爲暮年補過之資耳何敢望行於世況近復勘過其踈謬尚多方此臨改仍思了此一番亦恐未爲十分成書如滉愚下之人加手先正書已爲妄矣若未斷手而徑許入梓豈不爲人嗤笑而得罪尤大耶千萬爲許君謝之人有問者亦以未成書不可用告之望望前日命圖之輕出至今悔之故懇云

答趙士敬 戊午

竟成今何爲獨不然

與趙士敬琴聞遠

庵棲畫裏景趣超然無任想味今日霧捲則曉天當好欲踐前約未知僉可往否回時抵汾川船上邀大成小話亦一佳也酒壺擔送令庵僧携待于船亦可

與趙士敬李仁仲琴聞遠

昨擬今日一棊亂流往叩山門夜雨暴漲遂成阻邈坐羨飛鳥而已仁仲聞遠明赴龜城耶有饋乾魚敢以浼呈一破食淡之戒何如

答趙士敬

積潦狂漲平陸成江咫尺相阻無任懷想前呈一絕聊以寫此不謂大獲珍酬披閱莊誦益知高棲所樂不與尋常比也雖承取還要得捧玩敢此留之僭還迫暮不及數句之和是可愧也知尋高世臺等處恨不與同之王母城因舊名不雅故戲換此名耳無甚異蹟惟高世爲仙爲眞勝槩也俟水落當面論

答趙士敬

月離于畢已涉三朔停雲懷切獲接詩簡兼悉

閒筒得書兼寫示南時甫遊山錄并本稿深荷留意此槀當速還南君令其完就首尾顚痾難傳寫爲患今君有謄本何異於吾自謄耶尤喜俟看了徐還數日前漢中李生珥自星山來訪閑兩留三日乃去其人明爽多記覽頗有意於吾學後生可畏前聖眞不我欺也曾聞其太尚詞華欲抑之不令作詩去日朝雪作試使吟咏倚馬出數首詩則不如其人然亦可觀今入來簡去覽後付聞遠見還爲佳餘祈學履日新

與趙士敬

吾鄉先正如禹祭酒風節東方古今豈可多得
立學祀賢旣助於世而吾鄉獨闕此吾輩之恥
也公與聞遠有所興慕而至相與覓地指擬此
意甚可尚也但公等無力難於倡作如滉亦非
有力而方處猜危之際難勇於倡此駭俗事假
使不顧而爲之本縣事力之不逮又如前日面
論者今若失此幾會後世亦不復有人慮及於
此恐遂成千古之恨也可爲浩歎然旣聞有佳
處懷不能禁近當乘便一往臨時相報會尋若
彼處議合置院徐徐更商議看如何古稱有志

簡喩披寫近藝如親晤對似聞邑內漂壞處賁田亦在其中信否此亦古人所謂非貧者所宜遭也覩近知遠失業何限惘歎惘歎前日續貂之作特於閒中遣懷既寫則不敢秘耳珍報弁投已是難當又多過情之云殆非朋友間責勵之意汗怍汗怍索還前詩又有欲送相質之說皆在別舍阻水未及取當俟後便也滉從前踈淺不自韜晦銜取虛名誤了多少事雖至白首況病屛跡田間尚不得免復有此聲云閒來惶怖無地容措所覬待闋遷延之際物論騰發請

止　下命則庶不至狼狽之虞耳不然極難所
處如之何如之何晴霽或於滄浪等處面論姑
此謝復

與趙士敬

即日學履何如滉今已病免杜門苟保靜而思
之極無意義但今人不以士君子之道處人此
等事無路善處只有喑嘿以待明年作如何計
耳僕卜地陶山之南未構數椽而來入軟紅塵
裏悵懷懸懸聞蓮僧欲先結屋欲聽其所爲屋
圖寫送于大成及君欲其招蓮指授庶或可成

既而寯兒不意復職似當上來吾歸若或未及早春則恐未遂蓮計也然君須往大成處看圖及吾書所云相與議處爲幸

答趙士敬

近兩書踵至知端居養性深慰企懷滉一出山門非但病日滋誤 恩荐加控辭百懇竟無脫免之益衆皆以不謝而辭爲大愆不獲已冒受從前說盡許多羞恥之事今皆躬自墮落於其中細思之正由一蹶求免之誤種種成誤以至於此自嘆見事之不明也柰何柰何方患脹瘓

等證春和歸計寤寐懸懸但預憂其人言競起又有以沮此路則尤使人無可免之道耳溪堂已徹且嫌其太僻陶山精舍之卜最是晚來關心事蓮闍梨勇自擔當不待吾歸而欲事營葺心實喜幸故前送圖子顧兒亦他歸蓮獨受圖不解見所以托悟老與君使指授焉今聞蓮忽化去無乃吾之此行不正當不爲天佑而有此魔事耶

## 與趙士敬 庚申

昨遊幸甚雖以人多不盡懷大槩江山之勝得

未曾有深足自賀也譚名久被俚俗無稽之號聞之令人怵然動心僭思易一佳名適公有言何復占勝之意大抵江山風月天地間公物還之而不知賞者滔滔其或占勝而認爲一己之私者亦癡矣洛水之過吾鄉勝處非一二而公其品題則當以月川爲第一宜仁居其次風月美號歸之第一何疑焉但絕境佳名人當思不至相負乃可貴也昨日舟中奉規之言看君意象略不領略何耶人氣質之病多見於剛柔二字周濂溪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知

一本不下有知字

爲學者矯剛柔之偏而趨於中道所以爲貴以滉所見兩君皆不事學問以矯其偏只以客氣相爭齊楚得失未見其一可也又究極言之琴君雖近於柔不盡爲柔軟而或出於正公雖自負於剛而不盡爲剛善反多出於强戾暴悍之病少無謙恭遜順虛以受人之意其害德妨物有甚於琴君之爲吾恐執此終身不變以至道則德不加進與物睽絕兀然有牛山濯濯之憂其於光風霽月清明高遠無一毫滯吝氣象爲如何耶當是時潭之美名無乃不如俗號之爲

[illegible]乎

答趙士敬 辛酉

書來具悉近況如濯熱以清泠之水幸甚僕比日未免俗撓有流傭在戶者病於他而來死其終可虞故出在陶山今已數日而家無他患方以爲適昨得宜寧書報妻母病革事且難料自以病身行止之間又有甚礙欲去不得止令寯兒馳往明當發去見此來辭甚爲憂煎人事如此何時而得身入萬順境界中耶所諭芙蓉絕第二句芙蓉會見足佳名云爾其餘諸作尚多

今此無興未暇寫呈可俟後也示及淸遠光霽
二號絶有佳致可爲彼中山水賀也其末所自
警之語足見顧名省身策勵不已之意滉於此
占得佳勝如此每念造物所餉不爲不厚也逐
處命名又以詩句略略點綴時自惕念只如此
虛誇所以律身者踈脫恐古人所謂山園甚佳
而人志則荒者人將以此加之我也令見來喻
實獲我心惟當相與勉之庶不歸於自棄耳琴
夾之謂文山不當出其意未可喻所論之意鄙
見亦然文山乞斬董宋臣不聽則致仕而去者

將終身及其再出則所謂被髮纓冠之急何暇計陳宜中耶今欲指小節以議大節恐未免蚍蜉撼樹之譏也近少俟事定遣僮驢庶幾一來款語

一本定下有當字

與趙士敬

近日簞瓢興味如何知君屢空自困涸轍漠然如不知頃有饋米數石者又緣節日臨時窮族未備祭需遑遑者多故分以救急又未果只不腆荒稻十斗送似笑領以寬數朝之窘何如聞君與烏川諸人共作清涼之遊不審何日定蹋

謝屐病脚未同勝踐是恨歸時可共狂陶舍披
說仁智之樂以洗我滯鬱耶僕明或明明出江
上耳餘在面款不一

寯姪輩欲於陶山搆小屋意謂與聞遠德弘
等隨便草造故不爲禁止今聞兩道出回文
與於其事者二十餘人云若如此煩張則與
前日所止之舉何以異乎況其中彼本無意
而并入其名者非一二此又不可之大者非
徒此也僕之卜幽居本欲爲養閒養病計耳
豈欲聚集童蒙輩勸課誦讀爲學長役耶旣

不副所望則咎責輩與所不能堪故爲今之計不得已又當止之而寯等已歸榮川姑告於君須速以此意通于開遠若往竹溪必過榮川而見寯等爲詳告停之

答趙士敬

見書知已回駕向慰前日記草有未定處本不當聽公取去只緣記中創爲新論未知得理與否欲公更詳而指示病敗耳不意公怯回一句鑴針而徑播於人人往者天命圖說正如此吾不懲故復至於此可恨幸速收還爲懇請遠之

會甚適高情矣似聞閙遠將大張唱迲信手未
知閙遠之力能了此後不至於困慼之更甚耶
果爾則爲親之事何敢勸止不然恐一朝得閙
巷咨嗟之末未足以償後日貽親之憂也況古
云孝子仁人之所以樂其親不在於外至之榮
耀耶吾見後生輩得一小小名字便絕爲傾倒
做一件平生大事可憫所見之不廣也前日君
辱和拙句携至陶山何不見示而藏之弊篋中
吾近出偶撿而得之兩詩皆好深足慰滿人意
也謳韻續貂適因曛暮今未寫呈隨後可也

## 答趙士敬 壬戌

示喩以忿懥爲切已病痛若非實下體察克復之功何能自知之審至此耶知過固難改過不吝爲尤難只在自家能振勵勇爲他人何得有與於其間哉近思錄大目謾寫呈納其細目則公筆自好何必求野鶩耶關棙隨後考示爲幸棐之爲樞年間亦考得不知訓輔之言是在何時之謂耶

## 答趙士敬 癸亥

昨日鄙言亦有如所慮之弊但直道而行攻人

不避有所當施處有不當施處如昨所論等處率意用此則非但有隨人厚薄以行胷臆之嫌其末必至於立威勢招權力之醜況已欲推吾所好而攻人之不知推奉者至發於朝論而立落人物此實分黨相攻之漸尤非所以處此世而安此無狀一老物之道也故甚踖踖於此一事公乃以模稜爲憂然則亦欲露稜於此等處耶

答趙士敬

示喻悼惘之深果無可比但家禮不成殤者只

云哭之以日易月而別無論適子當爲後不成
殤者之如何以意推之只得如公所示爲當但
如今爲長子斬衰三年之服行之者亦未有聞
獨於此如是處之恐又有問無齒決之譏不知
於公意如何吾意於中亦當斟酌以處爲當所
謂素帶亦不當用布經帶亦可耳

與趙士敬

近頗阻闊嚮風悠悠昨昨見鄭子中吾未曾言
及於君而彼先念問且曰何以治行赴試舊云
無以爲計若往慶州自彼可至於試所矣子中

云然則自吾縣至慶州吾當措給以送謂雋須即以此意通于士敬令其自此得人馬以抵吾縣則其後吾當處之故雋委人通報云云予中爲君之意可謂曲盡矣及見君答簡則大與子中之意相反無乃雋兒書辭不達子中之意而然耶不然將非以過門不入爲憾而云爾耶此則果爲子中未盡處然彼意豈不以雋既受其託傳之語行當知吾意故然耶大抵吾黨中雖或有小過要當盡其委曲之實而情恕豁然是爲相知之間若才有小違便生嫌阻復加斥議

此可施於俗流而不當施於吾輩中也且君不欲就擧之意亦恐不可太勇者以親老家貧也但今聞監試淸洪擧子有大悖事勢必罷榜罷則例兼罷東堂云如此則似不須拔貧强赴在所斟酌耳若赴則資於知友以赴試古人亦爲之君之知友誰如子中者耶近日 朝廷有大彈擊莫知其終如何甚可憂駭朝報一紙送去見後還之

與趙士敬 甲子

人日寒甚無煙冷齋氣味何似年前諸君與城

主相從於杯酒間多有失言非獨君也而卒歸
疵於君者以君言比他尤近倨傲故也又聞君
嘗見城主於雙碧城主引大椀以屬君君時已
醉疑城主以大器相嫚辱發忤色忤言不肯飮
徑起趨出城主甚以爲恠云云未知信否城主
不飮而先飮君則果似相嫚旣先飮而相屬何
疑於嫚乎剛雖君子之德必過則入於暴悍强
忿從來竊瞷君資有此根本而又每發於酒從
此尤非小患不知君杜門思過能念及此乎君
曾見朱先生責蔡西山書矣以西山淸修苦節

一失則下比於郭解善惡之幾微閒不容隙其可
畏如此故有一絕見意其引灌將軍罵坐事非
故甚言之也幸深思而亟改之朋友之望也

與趙士敬琴聞遠

遊山偶所首倡豈非佳致但適與城主祈雨之
舉相値雖云行事之後羣往攬睹至爲未安且
恐官中不無預措漁會之事似若兼舉遊賞之
事使主宰誠意不專則吾輩之過也若以此故
避由他路亦非所宜且想山中澗泉枯涸無與
致不如停之以待得雨後看如何之爲善也大

抵看此事勢斯民舉將塡壑令人日夕憂惶罔知攸濟夜中不寐思得謬擧之非呼燈作書已白此意于城主兼諭諸處惟僉諒幸甚幸甚

與趙士敬

澤熯小雨亦足以深發山居佳趣何惜惠然共享此樂令遣僮騎可即著鞭斗米在此不煩齎挈也見閱錦溪集欲改吳訥誤稱處而忘其齋號公來則自可知之如或有故不來書示其號幸幸此人文勝於詩明快善論事平時有未盡知者今於其文見之可惜可惜

答趙士敬 乙丑

一僧往回一簡兩書兼論心經一紙所以慰發趣味者深矣田家得雨喜騰郊野對山聽泉境與意會庭草一般萬物自得小堂終日樂亦無窮想此意同之也心經舊件送去但此一件少時妄加點抹剪補其勘正亦殊踈漏不足憑校近西海柳監司印寄來一件欲加校點以資觀省而時未暇也子中名賢錄時在此恐兩濕隨後送呈臨安亦江表之說固然但其引尋遂初事只取不從恢復策一意看則如所示亦近之

但當先生力主恢復韓李諸人並從和議之時
與桓温孫綽時其事情向背邪正得失大不相
侔故於來說未敢遽以為然也後當面論看如
何耳陶山時無出意又聞魚梁不久而作昨約
大成秋初一作月瀾遊耳鄭子中去後一嘗通
信云望間發京行今想已發且無便人可問來
簡還納而精書當如戒傳之節要解附在冊子
裏果難他送不送而姑留此但謬妄雜說如是
剳錄適以彰過非但無用而已汗恧汗恧心經
疑義寫在別紙君得心經二件金愼仲不要一

件否彥遇不事舉業正好看此等書未知看否
如何若看得意味見君必語及之故問之耳聞
遠讀書否不讀書孫山雖好何益於事

別紙

心經贊惟理無形一語舊未見有可疑今如此
致疑儘看得細密蓋舜之本語道心惟微旣謂
之心則乃指心之發用處言非指理之顯微而
言西山以是爲言似非本意然其上文已明言
人心伊何而曰根於性命曰仁義中正而後係
之以此言其意謂道心之所以微妙難明以性

命之理無形象可見故也其言有漸次脉絡與
整菴之見固不同矣來喻亦已見得此意矣但
其下乃復謂西山下語偶失照管則又非矣蓋
西山語非失也
心學圖未敢必以爲西山作然其規模位置甚
精審的當不可輕看恨不著作者姓名耳
更按圖乃新安程林隱復心所作見林隱四書
章圖中卷
人心爲私欲程門只作如此看朱子初間亦從
之其說見於大全書答何叔京等書者可考其

以爲非私欲乃晩年定論附註兼取前後說故
耳
義理精微難見一條嘗考語類非有誤也蓋於
此答道心惟微之問而欲說義理精微處以曉
之以其無形而難於爲說故且就利害粗淺顯
著處言此之易見則聽者可因以知彼之難知
者因而又言鳥獸已有不知之云者又以見禽
獸知飢食渴飮而不知利害衆人知利害而不
知義理惟君子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故能知
義理之精微其大義不過如此云爾王魯齋圖

説鄙意亦多未瑩試指摘論之知其本無故曰危則近矣知其本有故曰微其爲微也豈本有之故耶生於耳目口鼻等之心不失正理則皆天則也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初非謂正字私字見于外之故而不可謂之人欲不知此老説話知何而有此蹊脫今將大意推之則非謂本有故微也由外推入而知故爲微云耳非止謂正私見于外故不可謂之人欲乃通指上文原字以下所論之意而云然耳然終是有難解處微字置下底與整菴寂然不動爲道心之説相

類正是如此來喻不易如此看得出矣但又謂以私屬形以危屬氣此則不然其於形氣兩字間畫一線屬危者實以兩字倂屬之意其於私字一線雖從形字上頭而起其實亦倂氣字通帶而屬之耳非分二字各屬之也

答趙士敬

縷縷具悉示圖詳在別紙柳而得兄弟有好意思但功未深入而尚氣易言固爲有病然愼仲若能受人盡言則而得之言寧不爲藥石耶乃反以爲不恭而發愠語何耶然得好書而不看

名讀書而無得吾輩皆然又不當獨恠愼仲也
士純在陶舍冒熱踰山講訂書傳因與溫繹律
曆諸筭之廢忘者深覺有益但適此歊焃加以
賓客之擾猶未專精爲恨耳愼仲新構草亭以
淸涼入望頗自矜有詩來示一再往復謾往視
至烏川諸人近有來意未卜何日玄風裴上舍
紳旬望亦有來音云未知果耳

別紙

人心道心圖因公言有所改易然猶未到十分
正當精密無可改處要之不能躬行心得而在

已曾本乙

旁邊闕覰模畫其未能盡善宜矣然反覆乎來圖亦未悟十分之善只將兩圖幷回納照處之

別紙

形氣二字旣作一體中圻之法私危等字亦同此法乃爲的當微字王氏置於命字下未穩之意公已曾論辨可謂見得到矣兼舜之語意實以危微字狀心之用固不合置此字於性命形氣之先且惟精之功朱先生雖有察夫二者之間之語然心有二發而所以精之之心非有二用則精字分置兩邊亦未爲得故試以妄意略

改動來圖別紙寫去幷以是參詳何如

答趙士敬

頃奉謀野之報蒙被獲益多矣幸幸諸友不意來集欲借視聽於盲聾舊忘新昧無以相發明甚孤僉來之意愧仄無已若得如君彊輔在此庶幾相資而又不得悵悵心經領得但所謂劄錄者不謂君枉作此等事適所以彰謬拙於人之見聞令人瑟縮失據又曾略窺一二則其間不無脫誤欲一番過目檢點近緣諸人更迭相守病力無暇他及而未果今姑未應索還幸垂

寬恕理學錄事又非如來喻之云君何見責之峻耶嘗見朱先生說人以未成底文字輕示人傳出者之爲非滉不能遵依至戒已往之事不可勝悔此書又其未成之尤甚者故姑未出付人看耳更安有猜嫌而然乎心經疑義改訂本謹奉置案上徐就上面入思議卒業而後奉報也人心道心圖改本在此但滉謬本看得多病敗稍加移動整貼而夾置冊子裏更求之忘其爲某冊尙未改作凡事皆眩類此何望於精微之學乎直可一笑自明日往來上墓節祠等事

要是十七八月乃定其後看如何且此草草

答趙士敬

所論程林隱心學圖謹悉雅意然滉所疑惟求放心一節置之似差嘗諦思之欲只與其上心在換置則求放心與心思相對心在與養心相對能求放心則心得其官矣心無不在則心得其養矣自餘諸目但見其可敬可法未見有謬誤須改處今來示乃歷指其病而詆訾之其精思至此雖若可喜竊恐思之過而或反害於趣尚也蓋林隱於心圖上頭對置良心本心而旁

對置赤子心大人心者非欲以此分類於人心
與道心同其精擇而去取之也要以見心之爲
物渾然全體之中隨其所發所就地頭分劑而
有如此般樣名目欲使學者因其名目而究其
義意玩味而體認之久則衆理融會而心之全
體在是矣乃於其下始對擧人心道心而繼之
以精一戒懼克復操存之屬其間有無限要妙
功夫旨趣此是程隱翁四五十年林下潛心所
得恐難以一朝率然立論所能攻破也且公以
養心爲用工之初而林隱圖繼養心於心思之

後深斥其非此亦鄙見所未喻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大體之謂心也吾未知此所謂養者只養於用工之初可恃以爲平生地乎抑通乎爲學始終本末而言也周濂溪養心亭說曰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夫程翁之所謂養心亦若是其不可以爲用工之初明矣何可輕議之耶如又以此等義類推言之向所疑求放心處却恐不必爲疑也何者舉其大槩而泛論之求放

尋求家一本作求

心固若爲始學之事若推其極而細論之有大
不然者夫所謂放心非止謂逐物營營奔馳之
心一刻一念些少走失皆放也夫所謂求非謂
一日一餉作然尋求捉住便爲終身爲學之基
本蓋日日念念在在處處才覺有透漏便卽收
攝整頓得惺惺是之謂求故程子曰聖賢千言
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觀程子此言
直以聖賢許多言語皆若以爲求放心設誠若
是焉此一事占地步不亦廣博而悠長乎愚恐

自大賢以下皆不可謂無此事顏子三月不違
仁當其覺違而復仁也便似微有些此箇意思
其餘則日月至焉當其未至之時未知幾放而
幾求及其至也或以日或以月則亦豈免求放
心之節度乎但其放也其求也各隨其人之才
分學力而有大小精粗遠近難易之不同耳大
學言誠意功效至於心廣體胖若可以無放矣
其言正心處又有四不正三不在斯皆放心之
病其可不求而自正乎既言意誠心正若可以
無放辟之虞矣至言修齊處又有五辟二莫知

之戒以此見求放心不可輕言也苟放心之不

只在於始而無與於終孟子嘗曰學問之務必求放心可矣今以學問之道無他六字包括而言之是固程子之意也然則求放心所置之處亦不必疑而欲移動之也不知盛意終以爲如何

心經諸說看得亦甚密其中所引四書諸章處病舊註多疎脫欲去舊註而一用朱子集註章句之說此意固善況向來亦欲依此去取則所去者或人之註所取者朱子之說似爲無害但

以此經之行於今殆與四子近思錄同其尊用一朝輒以己意有所改動非徒人共駭怪於心亦甚未安久而未㬎然承示及亦難以爲公諱所以不敢索性說也示喩於本註附註中還有爲說未善者有若衍字者並欲削去公能如此考覈得出可謂不易雖然更細思之使人不能無疑竊見古經傳中誤字衍文自漢唐諸儒以及有宋諸老先生皆謹存而不敢輒改只註其下曰某當作某某字當爲衍文而已何嘗有一覺其有誤有衍有不可於義卽奮筆句抹而削

除之耶王魯齋學術固多病人心道心圖誠有
可疑處其自叙說亦殊未瑩然今但當講明其
是非或別爲圖以訂其差要得我不爲其說所
誤則可至欲就經中削去則未可也毛鄭二說
固不切然寂寥數句存亦何妨附註中程朱諸
說其聯章累引處或有再出程子朱子字揆之
他例固近於衍然論語中除一章內再有子曰
字者先儒以衍文或非一日之言處之外其他
每章首加子曰孔子曰字不見有重複之病今
此書雖或偶有再出之處有何大妨而欲一一

削之耶范氏心箴先生每加稱賞而呂東萊反輕視之後學於此當思東萊之輕視得失如何先生之稱賞旨意何在正是吾身因有所省發得力處公旣不能思及於此乃以其文字有少難曉處直欲削去之無乃不可之尤者乎願公三思焉上帝臨女章舊註愚謂一條說深愛其言每誦味之不勝其感衷激懦以爲非朱先生不能以發此況舊註雖踈鹵皆引諸說而不用註者說則已爲定例何可以此一條獨指爲西山說耶今詩集傳雖無之安知或見於他書而

舊註引之耶無名指章附註末程子鄭氏一條
果可疑然亦或西山曾有此說於他處而篁墩
引著于此未可知耳惟上蔡稱明道一團和氣
處葉氏註語誤而綴書公能考出甚善甚善然
亦不欲遽削但註其下云云宜亦可也大抵人
之所見若不同好惡亦不齊若人人用己意更
易削除則古經之傳於今者無復完理其害豈
少哉晦翁先生責張劉二公力主胡本程集也
引程夫子之言曰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
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

善今於此經若一如來喻之云得無近於自處太重自主張太過乎滉鄙鈍無聞幸於此經此註中略似有窺尋路脉處年來隨分用工多在這裏只默念聲誦其經文已覺一生知得不能盡行得不可窮竭乎附註實濂洛關閩之淵海每入其中不自勝其望洋向若之歎也願公且勿以抉摘文字上瑕痕爲務須虛心遜志一向尊尚其書如許魯齋之於小學然則其中一言一句師法奉持之且不暇更安有工夫點檢其他耶旣蒙不鄙俯詢及此不得不罄竭愚慮悚

一條反

答趙士敬問目

晦菴書節要十二卷答徐子融書更向他頭上過去是更求一唯以上一層妙處求到也耶

過是超過此地位去也

是

答張敬夫書比較父祖年甲祖先於父父後於祖其年甲高下雖癡人亦不當較也

非謂將父與祖相較謂將已之父祖與他人父祖相比較耳

答林正卿書季通書來云云此因正卿有異論而有憾於季通前日過譽之辭耶渠病處云則非責過譽乃正卿所學不切於身皆自季通帶累來故不責正卿而直論季通所學之病而已耶

此說是但有憾於三字未穩改作始覺得

旬呈

謫人每旬呈文字於所管州縣也

文義文理何分

書中意旨曰文義書中道理曰文理

答楊子順書論克己復禮而引夫子子路事

看不破

秉彝之歎雖云假設其無一毫惹絆可知辨得

如此㑹懷然後克復可言耳

答吳斗南書第二條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

言不能起發此聽從篤信於身心性命之學

之意耶

言不能起發此聽從篤信之身心耳身字只於

心字帶說不作別意看

答陳衞道第二條却好且拈向一邊是謂姑

撥置别處勿爲想像云否

是

罩古是遮蔽掩覆之意否

魚罾之自上籠下者

答趙恭父第三條鼠藥

置毒於鼠食物中以斃鼠耳

答杜叔高第二條亂道是道理之道說道之

道

說道之道

辛文何人

辛棄疾也

十三卷答汪易直書無待於自欺未曉或恐欺作詒

或說恐是不然則無待於自欺謂無待於自欺而後改之也

答潘子善問第四條尤不免按韻會允通作猶而詩傳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性理羣書朱子大全並直作猶字書大禹謨舍己從人註程子尤懼守己者固近思錄大全並直作猶字此所云聖賢尤不免遭此厄會

亦甚無義語勢疑當與詩序書註同作允字看何如

考據精審　此說極是

答林德久第三條非晩定須别求捷徑看解言不久定必别求捷徑以入之矣須必也

答嚴時亨第二條首尾何事是編集禮書首尾否

是

第三條隙中日光何語

隙之大小日光有大小以喩氣之不同性有不

同

答曾景建書第一條指本心則似謂禪學講端緒者何謂也

講端緒似指湖南學問也

答張元德第四條彭丈是龜年是他人元德所勸是講學事耶若然則先生嘗云非關門閉戶所能避與此異矣

非但他書所言如彼此書下文亦自言講學事蓋所云勸彭丈事託辭以戲言之耳豈可作實意看耶

寧略毋詳寧疎毋密朱先生平日教人讀書
詳審精密最是第一義而此則不然恐是當
時隨人淺深抑揚開闔各有其妙故語意自
不同也孟子所謂教亦多術正此意也但此
略字是總略之略非忽略之謂疎是疏通之
疏非疎漏之謂詳則細瑣之謂而非詳審之
意也密是拘滯之謂而非精密之意也字義
亦隨處活看當不失當時訓誨之意不審然
否

先生嘗語李方子有寧詳毋略等語言固各有

也字義如此看亦善

第五條所謂通復二字程子謂復下面一畫便是動安得謂之靜朱子亦謂在人則爲靜極而動與此不同

通書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二字出於此非復卦之復也

第七條此段問答之意未知元德意衆人物欲之根常存不可謂未發之中故答之如此

答王晉輔六條呫呫字訓義云云

呫音帖呫囁耳語又呫呫小貌王叔文呫呫

小人

呫字考訂甚詳始知漢煎說之誤但今只當合

耳語及小貌兩訓而看則呫囁小人之義自在

其中蓋耳語自有猥瑣之態故又有小貌之訓

而先生所稱亦不過此意只如此平易明白看

了足矣恐不當復以嘗字之訓儳插其間更引

喋諜等字推說蔓衍愈巧愈鑿恐不免支離剩

出之病如何如何

答尙鄭卿書須招致能作舉業者誘進一

後生是何道理

此段重在依本分識道理六字既不能廢一

又得如此所謂教亦多術也

答李晦叔第六條伊川語未詳

古諸生遭期功之服冒哀在學中如常者不禁

也

答李敬子第二條此所謂伎倆云者當作何

意看

為學當平平地做將去久自有得處今云以四

勿靠定又以義理融液之豈不是做伎倆耶

第三條問目云先以博約爲先先字似疊且先博而後約此一併說何如

前先虛辭後先實辭

朱先生答云非二事是指博文與約禮耶且敬子所問皆要切而上則云不須如此做伎倆此則云旣知如此何不用力豈敬子長於問難而不力於行故責之耶

上問有病故云不須做伎倆此問無病故云何不用力

答趙士敬

頃承示諭一有之而不能察之義卽當回復只
緣自家所見不能洞然到無纖芥之疑處又患
時令多日廢業因循至今踈慢爲愧來喩之說
非但高見如此舉世人人皆用其說雖滉亦嘗
知有其說只爲本章有四有所字朱子又有期
待偏繫留滯等語所以從來讀者便將這意思
驀連看了此其爲說固若明白的確更無他義
於其間也然而滉有他說者非欲立異而不從
衆說只爲如此則人所不能無以上方論其理
而已未說到心與物接處而遽以一向偏重有

之云云非但語意闕促亦只徑說得不察而不得其正者一邊了更不容能察而得其正者占地位了似非先生平日語意之圓活以此爲疑及看或問說此章處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下有未感之時云云又有感物之際云云至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而後方言唯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云云蓋於所不能無之下既說靜時之體又說動時之用其於應接處猶不直言偏重之失只平說事物之來

必至於有所不察然後乃有偏重等之病〇意思揆之謬見似不能不相契也滉所以甚二有他説者此也然或問則遠矣而本章有所二字及期待等六字已先在人人鑑空之中衡平之上何可以滉將信將疑之左見與之爭是非而必從吾説耶抑而得所謂滉意如是不動者是乃過傳之語也近得都下友人寄聲規責大意謂爾輕接後生其後生豈人人識理爲正當人耶既還都下妄爲推重欲以爾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爲模範云此等事爾可堪當耶云云

此乃切至之誨聞之驚汗浹背三日不止以此
自反凡世之不用吾說者乃眞助我者也外我
叱我者卽眞重我者耳以此等意苦辭來者而
景善輩尙且來去亦見其愚之過我也

與趙士敬

晨興望山懷想悠然伻至奭豁尋邃初賦似微
有如來示之意但卒乍間未敢深信當更思之
寒暄丁憂事聞於其孫立則云寒暄毋夫人没
在寒暄卒後數年之後丁父憂爲是然則李續
行狀所云內憂非誤也亦謂父憂爲內憂耳蓋

古人固有以內憂稱父憂者故也但如此則行
狀上文省夫夫人處乃是具慶之時而只稱大
夫人斯爲誤矣

與趙士敬

近日有何工程何所用心處僕膈腹恒覺不平
端午前入溪上因而不出陶舍職事曠廢奈何
海州印本朱書會得一件近方校勘誤字甚多
若如此轉轉承訛襲謬終不成書可慮可恨就
中右書第一卷僕未發行前已校正矣歸來尋
之不得恐或爲人借去不記爲何念君自有是

本一件似無借此卷之理聊此言及之耳今此讀過更覺先生爲人之意如此其深切而自恨年齡衰晩不能痛下工夫日用之間若存若亡旋得旋失他日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然未死之前不敢不勉爾

與趙士敬

前惠詩簡心經等所當報者甚多彼日對人草謝後來亦一向因循闕然至此殊媿逋慢也細看公詩近覺有長進得趣味可喜但其間不無有誇逞矜負自喜之態而少謙虛歛退溫厚之

意恐如此不已終或有妨於進德修業之實也其首章歸來十里江村路宿鳥趨林只自知此一句正是公所以自言其超然獨得於人不及知處以詩人趣味論之亦甚得意然以學問意思看來正恐病處在此句上何者以其太早計也自古有志此事者多矣人心本自靈明苟有意讀聖賢書當其始也豈無一知半解窺得其影象之髣髴處於是此人之心遽已侈然自足以爲吾己知之而世人皆不知之乃自以其身抗而寘之天下第一流上不復知有求益與來

善之事至甚則不唯於一世人爲然雖古昔儒先之列亦卒欲陵跨躪轢必出於其上而後爲快者滔滔皆是此即明道先生所謂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也去冬所論大學正心章章句一有之不能察一句公因見柳雲龍後辱示論辨極其詳確滉雖未能遽解其惑亦未敢以愚見爲必是而無疑故更不能往復詢究近緣校海州本朱書偶於元本大全集中見數條正是此句之類錄在別紙幸公詳以見敎若幷此以爲不然則非滉所知如以爲然公前日之負自知無

乃太早孛故拙句僭有云云不知何如又聞公
以滉前與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理氣之分謂奇
說爲是此亦未可曉滉閒中細看其所謂天命
圖者其圖内固有病處已略爲更定猶未到十
分甚悔當初輕出未成本也至四七分理氣本
非吾說乃考亭元有說如此近又見程林隱心
統性情圖正用此說亦錄在別紙可更虛心游
意勿遽揮斥而看恐可信鄙說非出於妄見也
如何如何至如心經則考訂甚詳改正加減務
欲令此一卷書無疵而盡善其中有向日所詆

如惟理無形之語心學圖之病范箴下朱子說
之類皆不加斥出固亦致謹之意當然者係此
流布豈不爲學者之幸所可疑者亦不無太早
之嫌而有違於先儒存衍文闕疑殆之意耳然
大學武成之錯簡先儒固已更定亦或無妨也
惟是篁墩先生吾昔日尊仰不啻如山斗如神
明自見考示不勝悼心失圖且疑且恠無以自
釋也朱先生晩悔向來浮泛之弊誠有之故門
人述行狀亦公誦言之然遂以是爲與陸同道
則誣之甚矣勢利脫不得之論未知虛實知何

然所見之差旣如彼則其見於行者又安保其
必無病耶以此知爲學之人到眞實得力處絶
非易事可懼之甚也然其所謂道一編及學蔀
通辨編年考訂等書得見未易亦可恨耳頃讀
晦菴書見其與蔡季通書論陳廷臣議論勁切
不易得然見其詩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
敬耳今於篁墩以平生尊敬之心一見勢利二
字便使人不覺失其慕仰之悃天理人欲之間
才有毫釐之分而其驗於人如影響此古人所
以兢業戒惕未嘗頃刻而可忽也雖然心經一

部書所筆皆孔孟濂洛閩湖羣哲之緒言又未可緣此而略萌慢易之心也此又吾輩之尤當切戒也心經中諸有商量處今不暇及當俟後日謹此草白

別紙

答黃子耕書曰云云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修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云云其下又云苟其胷中一有不誠則

一本今或問下有文字

云云見五十一卷三十八板

問舜弼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云云見大全五十卷五十六板

今按上一段正心章或問與今或問大異乃後日更修而棄此段不用者也然必以他文義未盡而改修耳非以有是一者及一有不誠等語爲失本旨而改也至舜弼所問先生答之曰有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

無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而已亦不以舜弼有一于此一萌于中兩語爲非據此數語以看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之一爲專一主一之義爲是乎爲對上文四者之一爲是乎一有不誠一萌于中兩一字雖與兩有一字必異亦非專一主一之義也上二

答趙士敬問目心經

正心章恐懼憂患云云按大學章句大全所記與此文小異而無都不得三字且看此文中間者以忿懥好樂爲在我以恐懼憂患爲

外面來故朱子答曰都不得如此說四者是外面來底云耳 先生解都不得意如何可奈何云云似不然按平天下章絜矩下朱子第九條說云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云云未云便不得語勢與此略同不審何如

今詳都不得三字鄙說甚誤如公說看方好所引便不得語意亦同甚善但其謂四者皆是外面來底此恐未然蓋先生謂都不得如此說者謂雖是外面來底亦當由自家有道理以處之

乃可不得但以喜怒爲在我可勉以憂患爲不由我而不勉也云耳所以拭問者不由自家不容力之失故其言如此此便是字恰似作雖是語勢看乃得其意他處便是亦有然者此段下文只看此便是滉欲於看此下句絶亦誤當從公說便是下句絶蓋謂只看聖人此等事便是恐懼憂患徒然處

敬以直內註知如何所寓如字近思錄雖無遺書則有之恐宜兩存未可抹去也

敬恕章末段教字嘗看語類答朱飛卿有省頭

主宰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句
克除教盡之語以此爲證疑教下脫一盡字今
因教字當爲衍之示更考語類論顏冉之學問
答甚多此乃合數段而裁節成文公看顏子以
下曾祖道錄譬如賊來以下董銖錄又克已復
禮以下是合萬人傑曾祖道錄而加增損也其
董錄云云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比
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斷殺教仲弓以敬恕
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今詳此
教仲弓云云則教字當屬下句而顏子之進步

厮殺亦蒙上文教他語皆夫子教使之也篁墩於顏子旣去教他以下語於仲弓又去以敬恕是教他六字而獨存此教仲弓之一教字失其本意所以使人難曉然則教字非衍乃其上下多有闕文耳

天命之性註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時近思録作前然遺書作時恐當從遺書或兩存可也

同註胡季隨一條按大全此下十餘條乃季隨集諸友論學而季隨[illegible]於先生者其下有友

共字恭叔則此實潘恭叔語篁墩失照勘以爲
季隨也

正心章小註仁山金氏說當懼而懼而之作則
以上下文例之似當然矣而又恐或於此語意
皆變文故下此一字但恨他無據信恐不如且
存舊耳

仁人心也章註又謂一學者條令公問學緄曾
據語類謂當改問作門明校謂問字爲是然本
文既分明作問又語類稱門人爲公門自不爲
少雖未知其爲何等稱謂然不可緣我不知而

改前賢文字以從己意也況此乃訓沈莊仲語而此上一條亦訓沈有云道理極是細膩公門心都麤大入那細膩不得其語勢正與此同若改公門學爲公問學亦可改公門心爲公問心耶

尊德性銘小註如今理會道理一段訓李方子見語類所疑箇頭之頭上亦當有源字然本語凡三穪箇頭並無源字至其下始著源字說耳

別紙

前書卜地烏潭爲勝所論皆有理不知城主

一本非下
有有字

與諸君曾俱見此說否如來則須將此偏呈而
決之爲佳但有一事殊非所急然漫及之潭名
用烏字已定否烏之爲物雖有靈烏慈烏義烏
之稱然終是可賤惡非佳物也如邑中仁里亦
有此稱稱來已久今卒難改亦不須改爲若此
潭名但俚音近烏耳非前稱今始定字爲永世
之號豈無佳好可願之物而須用此物耶然則
何者爲可愚意以鼇字何如字書鼇訓海鼇古
有六鼇戴山之語故山名多以鼇況以水物名
潭豈不可耶昔熊退齋築鼇峯書堂講道其中

然則以此字名學舍古亦有之矣又其地名火衿尤不雅愚恐俚語火衿與說橫字聲相近今若改以橫丘橫原橫村之類稱之則稍爲近雅如何然此等亦當僉議允愜而定之乃可久遠無後議耳

## 答趙士敬

去後未聞行色行期又似忽忽爲慮忽奉手札知好到好試想已登占前列遙深馳慶尚未見榜未知諸友如何在鄉皆依舊惟老拙病深畏寒縮如凍龜頗聞洗耳南冥一齋有何言論指

其　登對之言而云云乎似猶勝於申公力行之對而人多不滿處士之出自古多言亦何恠哉知君欲作南行果似有可虞

## 與趙士敬琴聞遠

前答聞遠書已達僉聽否就中令來　天使問東國亦有能知孔孟心學者否禮曹議所答舉先儒十餘人以答而李晦齋先生彥迪亦在其中其集中與忘機堂論無極太極書錄其名下　天使無乃欲見其書故禮曹欲取其書來發馬馳人去但家中無子孫在者只有寂目不辨

字不能搜出君二人中須速馳去搜付爲可爲
可其書箱在溪上東齋架上箱上書李晦齋先
生遺稾入箱其箱有白衣二冊前面題晦齋集
者是也　天使十七入京二十日間還發云故
如是急也

## 答趙士敬

頃答聞遠書兼致微意於左右未　知達否彼時
遭變蒼黃痛迫增病未奉各問愧愧繼又搜書
事一書奉煩未知能副所囑否驛者時未回到
如何如何如今　聖作物覩羣情大悅兩使皆

吉人淸風高節足以動人其哀有喪皇東魯之意至矣才留三日明早發還一白弊俱除使過天使每如此何患於傾一國乎

與趙士敬

昨纔面已薄曛暮殊未從容恨恨向者鄭子中名臣續錄在公所否今去覓付還有考處敢云夜來思昨所言多費頰舌邵堯夫云若言必使他人信瀝盡丹誠誰肯知居常深有味於此言纔遇人責便不免開口分疎眞可謂淺之爲丈夫矣但所不能不懼者平生讀聖賢書不覺終

墮於率獸食人之異學他日以此成罪或不無
連累交遊之事如之何如之何京師如見素輩
勸其各自勉勵早改擇術勿差路陌蕪脫同歸
於禽獸之域亦一事也

與趙士敬

近心事苦不好歲客紛擾困於酬應氣餒神疲
病兆多端艱保度日所草自劾䟽僅繕寫垂上
而　天使接應促　召書狀又下矣則春寒不
異冬日遇寒路斃固所難計而自劾難進之義
最不可中罷不以徹聞于　新宁不得已同日

之中先　上劾章繼　上辭狀方此席稾俟
命或恐惹致駭機未可測知自古曾有爲世患
困迫如滉者否乎自惟自歎書院紀事草本如
示送還其中一二處鄙意未穩傍註或表抹以
去幷垂採去取爲佳示喩序齒之事院中則君
未諸而烏川諸人已諸之鄉中則君與諸君皆
不念聽於鄙說滉亦當與諸君辨論時有所未
聞而其後乃知諸君所以然之故諸君但執恥
下賤三字以遂欲上人之心亦不可謂全非然
禮義由賢者出諸君皆以一時鄉賢當此等處

心一本作事

變處當深求古義細考禮文必須洞見其所處之宜能不失先王設鄉法鄉禮之意如此其重處然後優而爲之顧乃逞氣爭勝只據一時一邊不便宜處求自便而已不復問古義如何鄉禮如何專不類賢人君子處心氣象是爲可歎耳

與趙士敬

昨奉下旨非但未蒙 聽許誤加獎飾責望踰越如山壓重震怖惟悸求死無路罔措奈何然以其 陞品之故萬無進受之理不得已又

上狀固辭看此事勢必至得罪狼狽而後已焉前得閔右相論捄之力甚非輕而今聞其頭目無病暴卒云自今更無人可望拯捄尤深痛恨昨金彥純士純來訪緣此事不交一言而去歎悵歎悵釋奠致齋不可用素當用吉無疑飲福則未可知疑亦當用吉爲宜更須商處

答趙士敬

塵祛一摻九秋向盡杳無消息人來接書略知上殿以後體況佳勝深以遣豁但何遽有不耐還縮之云耶固知公寡合難容應至如此然奉

檝之喜初旣有爲而屈則獨不能小忍一期間以順適老親意耶滉來看事勢雖終不來未爲不可而不堅所執旣以妄動而來一入之後事事纏繞極力辭脫又復重繞所得解者惟文任一事如 實錄 經筵等事皆不得免抽身出去又不得如去年之爲頃於 榻前乞骸不得又上劄不得退自鬱鬱爲過冬計尸位素餐難逃世議愧歎將無以見故舊也在囷亨貞君可如意而我罔自由愈不自快柰何柰何玉山泉石絕致壞奇君不南行何由探歷前賢遺跡宛

在目中所得多矣似我匏繫但有馳羡不已想多賦詠後人毋惜寄示以洗俗沉

與趙士敬

試問近日事如何滉雖幸端居困於積雨床床屋漏殆無乾處無雨傘之家可知其難也漢陽書生李咸亨見留隴雲其人開悟刻意向學共處令人有益早晚講訂心經更知此書不易得也向日妄論篁墩爲人及心經不可廢有一篇文字此中無稾若君所有之可付進人李生欲見之故云前徵山居十六絕已用采牋寫訖旋

一本又思下有如前字

思自曩日輒僭論盛作後致令雅意斷定不作詩乃以鄙述惡詩自寫冒呈誠恐非宜專屬不便故隱不敢出勿許幸甚公能作詩來謝者當爲出呈

## 與趙士敬

嘗見小學中有云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此言常所記念寫題目披閱卷次偶見第五卷初面有此二書因思開見則與與拆人附書無異故旣不開見又思挾置而還則君必疑我披見亦似不便故如是封還且告其故但恐吾之所爲

無乃太周遮耶

答趙士敬

審悉示意爽簡事非謂其中有不可對人言之事自是古人不拆人簡不窺人私書道理當如此耳乃以我爲過慮之深不亦異乎奈城事此亦爲之憂系多端甚欲一番鐫喻但其言豈可上之紙墨使人傳致乎見面則又無緣不知公來可一往共宿從容密告之否爲李伸究事來諭皆是雖至親同居者或不能盡知況異居異鄉何以必知而勇於洗雪至此極耶大抵此人

慮事甚踈而作用多舛方在積毀中又有此舉措不知如何收殺深可憫鬱然吾輩外作憂悶而久不以告太乖忠告之道奈何奈何張近有一問目非久當答意欲略及之然不得深言者兩事皆難於簡中顯說也書院記姑留看如何節要書從前雖有校點過恐未免有踈鹵之言何可取某件爲定本而送納乎夏間欲一過目今且未敢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 書

### 答鄭子中 惟一

夫士之所病無立志耳苟志之誠篤何患於學之不至而道之難聞耶雖然以公如是之志願而不得夫一世有道之君子以親依之顧乃過自貶損以有叩於如滉悾悾之人豈非公爲不幸而滉爲愧懼之甚耶向者於公固有一二往復之言今來諭則非但講疑所云大非其宜古人之執禮愈恭者施當其可而卒能有成所以

爲貴不然其爲愈恭豈不適足爲笑囮耶況無
實盜名古者比之穿窬滉所以尤不欲得此於
梁楚之間也雖然公云不懼世譏若只是朋友
講學之名則滉亦安能盡避爭故從前犯笑侮
論學自不爲少請公去他名而講所疑其亦可
乎

答鄭子中

春盡不得聞問僧來辱敎承悉近況所云承家
幹蠱不免反爲所累因此省悟思所以勇改者
甚善然於愚意猶有所未盡也蓋嘗聞之古人

所以爲學者必本於孝悌忠信以次而及於天下萬事盡性至命之極蓋其大體無所不包而其最先最急者尤在於家庭唯諾之際故曰本立而道生今以幹蠱之故至妨於爲學之功無乃與古所云者有異乎然則其所以承幹者得無緩於義理而急於營爲故馴至於此耶請無改其名而改其所從事之實自承順懽奉之餘一切唯盡義理之所在則其向所營爲者未必不在其中矣如其節目之詳具在方冊在審擇而力行之如何耳所可懼者今之所謂頓減者

不能保於後日如先正所戒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況病患如前讀書躬行皆不能十分用工又無朋友切磋之益時復思之懔惕靡容朱子書今幾寫畢每一人寫來隨將元本校正病中頗費心力然因此不無見到親切處真覺聖賢不我欺也而難形於紙墨以告人又未知天假幾年於此做得晩境工夫也心為太極即所謂人極者也此理無物我無內外無分段無方體方其靜也渾然全具是為一本固無在心在物之分及其動而應事接物事事物物之理

初語心本具之理但心爲主宰各隨其則而處之者得自吾心推出而後爲事物之理北溪在師門最精於窮理豈不知此而云哉但於此下一出字似微有如來喻所疑之嫌乃語言小疵善讀者以意逆志自無所礙恐不當云自在心者片片分來也且來喻在心在事只是一理者得矣但又云所謂一本者指理之總腦處非指在心者夫既曰只是一理則理之總腦不在於心更當何在但須知在心在物本無二致處分明透徹然後始爲眞知否爲不然謾曰只一理

則恐於一本萬殊處猶有所未瑩也此滉前日每云理字難知者此也如何如何通書闇者求於明篤其實而藝者書及朱子體有偏正之論皆已得之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彼此二字果爲可疑鄙意幾者動之微感物而動故於幾言彼誠者理之實自內而發故於誠言此耳有善不及是設問其下當有如之何等辭而今無之此濂溪立語太簡處然此自吾東人以辭吐讀之故爲難爾若如漢人既無辭吐之拘則但曰有善不及卽係以曰以下之文有何不可乎動靜

者節次節但以形而上下者分言有方體者一滯超形器者莫測之意今以分之一定命之流行言之恐未安熟玩註解說可見凡此皆以臆見率爾奉告不知可否如有悖理悉以反教以資講益幸甚

答鄭子中 丙辰

今因景昭知自山回想靜中讀性理書所得超詣恨不得聯床講究以袪蔽惑也前論心爲太極北溪之說細思之終是有病但以延平謂朱子從此推出分殊處爲非之說朱子大學或問

補亡章心主一身理在萬物互爲體用之論及程子他人食飽公無餒乎等說推之可知北溪之說爲未穩公能悟其語病甚不易也貳相疏儀納呈僕近日脹痞頻作不得盡力於此事如此疏儀雖甚愛之亦不得傳寫可歎其衰之甚也晦菴書諸人今已畢寫託李大用粧纘未來了此一事間中大幸但精力如此未知其終有絲毫之益與未也

左右學問誠不易但常有急迫期必安排扭捏之意此正延平所謂積下一團私意亦益

深一本作甚

子所謂揠苗助長之患然則所由雖善而爲心害甚重況左右不無心恙尤當深戒於此故敢白然曾傷於虎者滉也而爲此言亦可笑耳

答鄭子中

前月中騫姪傳書具悉佳況端午後能復還山否滉平生不幸之極虛名欺世老病益深以至上誤 天聽旬月之間再蒙 召旨駭窘戰惕不知所出初欲冒耻奔走適苦河魚殊劇勢難并行又於私心極有所難者不得已昧萬死再

上辭狀今聞物論深以爲非未知終如何日夕危慮以俟譴罰之至今世進退之難如此柰何柰何來書稽報亦緣此無聊之故愧恨愧恨示喻以事過多悔歸於踐履之未得力又云格物致知亦非歲月工夫可至因以知欲速之妨於進學可見自飭勵之意本領如此更加不能不措之功遲以數十年之久氣質之難變者豈不可變此道之難聞者豈終不可聞耶如滉者僅惙日甚雖知此意不能痛下工力凡與朋友往復之言恐卒歸於空言也比來點檢平日應接

之間流徇敝俗因自失已者十常六七見示知處世之難且嘆規矩之嚴外銷中變等語此在吾輩非小病也所當亟改但改之亦非易事只以言語一事言之其曲折正如所喻然如此預作間安排不濟事只當敬以無失涵養深厚而發於應接者不敢輕易放過至於久久漸熟則自然已無所失而應人中節雖有所不合人亦不甚怨恠也如何秋凉惟珍鍊不宣

答鄭子中别紙

在心在事之說看得透知此則理之難知處漸

可融會矣
日在地下亦當明曜只看其光之能射出而爲月之明則可知矣然冬爲四時之陰地下爲地上之陰地上日景至冬而差微者日非微也窮陰使然耳然則大地積陰之下雖有光景與出地爲晝者當有間故易以明入地中爲明夷也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程子此一段語朱門辨說三條詳見下文可考也蓋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生不窮之義卽與天地生物之心貫串只一生字故朱子答或問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

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
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
以此觀之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
耳來諭以爲生出之義又以爲動用之意恐非
本意也
心體包含無所不具仁固心之德智亦不外於
心德知覺智之事故謂之心之德何疑之有
稟氣之惡亦性之理也此語似可駭然程子以
來論此理非一蓋性比於水清而安流水之性
也其遇泥滓而汙濁遇險而波濤洶洶非其性

也然不可不謂之水特所値者異耳然則稟氣之惡雖非性之本然豈不可謂性之理耶來喩謂陰氣生於理而陰爲惡以此爲惡亦性之證此則恐未然夫謂惡爲陰者以淑慝之類分之以爲當屬乎此耳非謂生於理之陰氣必爲惡亦能由是而爲人物之惡也若如此說是惡之生亦原於性與善相對出來其可乎

氣之始無不善乃氣生源頭處非稟受之初也然氣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時之始有一歲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槩擧而言之耳

推來推去其變無窮當隨處活看不可執定爲某氣之始苟指認一處爲定則不通不足以語造化之妙

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爲微有未穩者蓋旣謂之心已是兼理氣氣便不能無夾雜在這裏則人固有不待發於思慮動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謂之善故謂之未穩然本於初而言則心之未發氣未用事本體虛明之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心之本體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終以爲未穩可知矣

非性則亦無自而發猶之非水則何自而爲波濤耶

氣有生死理無生死之說得之以日光照物比之亦善然日光猶有時而無者以有形故也至於理則無聲臭無方體無窮盡何時而無耶釋氏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精靈神識者當之謂死而不亡去而復來則安有是理耶

蛙陰物欲雨則類感而先鳴固然雉乃陽物而性警且善鳴大地掀撼百物皆驚顫雉能應時而作鳴耳非必氣感而然也

一本皆下有已字

答鄭子中別紙

細詳來示每有一病輒能知有其藥朱子所謂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者公皆得之矣恐更不須問人但能默默加工向前不已積習久久至於純熟則自然心與理一而無隨捉隨失之病矣程子曰學貴於習習能專一時方好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者正謂此也然其習之之方當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處做工夫則庶有據依而易爲力至於眞積力久而有

得焉然後三月不違仁及一以貫之之旨可得而議今來諭則不然患操存之不能常則驗鼻息於虛靜論此心之未發則疑知覺之有無而深以把捉收拾爲難竊恐就此而習操心愈見紛擾而無寧息之期矣故程子每以坐忘爲坐馳而其答蘇季明未發之問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朱子之論中和亦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僞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鑑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今以此語觀

來諭之云其尋覓安排亦已甚矣無乃有乖於莊敬涵養而積久有得者耶至於未發之前知覺有無之說朱子答呂子約書論之詳矣兼情意理氣之辨來諭亦不能無可疑適此病倦來使回晩姑俟後便

答鄭子中

檜溪集此人雖不知此學其遺風餘韻足以使人興起心常慕之得委俾寄示荷幸荷幸辱示爲學之意因見日用檢飭誠切如此甚善大抵足下於學旣知其方又知其病之所在苟能特

進銳退速之戒不已其功久久習成質變而仁熟庶幾得見入手一大歡喜事正恐欲速不得也觸處皆然當處便行但見得如此未行得到此深愧聖門先行後從之訓也來示欲須靜處專一下工此又似不盡然也若如應俗紛紛則果有妨學之時如家庭日用事則無非所以立大本專一用功之地且靜處專一非難鬧處專一爲難若必要靜工則所謂雜儀者亦殆爲緩歟第二件事可手格物說未敢輕易前教克齋記亦未敢下筆蓋旣有晦翁先生記今何得贅

一辭乎如欲以是定號佩服晦菴之言足矣一
景錫以其才望門地長途逸駕自是分內事今
得如此凡在交遊皆可喜但學未成而驟得路
自古鮮有不失其故步者則其可憂有大於可
喜誠如所喻況於此人愛重期許不淺而不敢
屢通問者勢有所難而然自今尤難發也未知
其所處終又如何足下契分旣密又非吾比有
欲相規不妨與書但傳書須極委曲令勿犯他
眼書辭亦當有商量爲佳適有京居生員金令
元來見欲留讀易吾辭不聽今且出接草草報

謝

## 答鄭子中

滉病作止無定衰老目昏漸不辨細字時有一二來問之人率皆舉業覺無益於彼已有漢城人金命元來此讀易象數之學雖亦爲性理之源玩養之助然於身心日用工夫不甚親切每日講究數卦便覺疲倦無精力可及他書殊悢過了日子忽蒙來喻未敢率易而復之增愧增愧況凡此衆理來意已自得之耶但所云流行日用者千條萬緒盡無窮自事親以及禽草萬

物僞多端以無窮處多端一一恰好[illegible]
敬之極功卒難致之故觀古人爲學雖乾乾
厲靡容一息之間斷然亦必積累工程持以悠
久優游厭飫然後所知所行自然循次而有得
焉竊瞯公之於此學似有急迫求之之病故未
免於計較近功而恒有憂憂難行之慮竊恐似
此一不已駸駸然入於私意反害於義理之實非
細累也且事親節目無非天衷所在至理所寓
量古今之宜至誠溫謹以漸而行之安有上拂
親意而下爲一家之驚怪乎其不免有咈親意

而爲驚惶者得非亦由於急迫求之爲之太銳之故耶亦無乃不量所宜行之無漸其迹太露而然耶行有不得反躬自訟固不可無然至曰云云則過矣以此意象行於家庭之間宜其有所謂云云之患也橫渠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躬親甘旨乃事親中緊要事其以謂妨於學業而勸止者亦異於餘力學文之旨矣但末俗冠敝人家子弟鮮有行之者一朝卒然每親調膳或未爲親意所安則亦當隨宜斟量以漸成俾或安在自盡其心而無忤親意可也若率意

驟作反致違咈則所爲雖善恐非養志之道也滉風樹悲懷終天罔訴其於辱問雖不敢自外而妄對深有所慼慼然也至於操存節度正助病痛所喻皆當滉亦嘗粗窺此意行之不力未有一得不能加一辭於其間在公力行而究竟之耳丘瓊山所見誠不可曉大抵三代以下士大夫進退之義莫善於宋朝諸君子瓊山獨非議之如此其亦陋矣而欲論此事爲說甚長今不暇悉也丁景錫處與書未知何所言後日可得寄來相示否彼或有復書亦望見示爲幸滉

於此人甚愛之重之意謂不乖於終始但來鄉後只得一書其後寂然此必有所以然非其人有所差池也今公至都下必一相見爲我亦略致意然公方布衣滉在閒廢其於新得路之友若徒以愛重其人之故過爲汲汲憧憧則不無自失之悔此則所不可不知也滉前所云云亦慮此故耳非設畦畛於道義之朋也

答鄭子中

滉孤陋日甚雖不忘舊業正苦疲劣不能自力於檢工日夕懍然而已權好文與審姪見在清

凉而孫山菴則安東權春蘭與滉從孫宗道來寓但此菴距此殊不近溪路氷雪阻塞頗以往來爲艱公來此本無益若寓此菴又有此礙尤未穩耳學非一蹴可到誠然而又云向時期功於一二年若用意如此眞是踈脫此事乃終身事業雖到顔曾地位猶不可言已了況其下者乎心氣之患滉乃曾傷於虎前已屢進藥說其不服驗而復有如何之問何耶病之所起公自知之今若就心上求去此病愈去而愈攖不勝其勞撓而成大病矣且公於此學已略見得路

脉入頭處不須更加許多强探索許多閒安排所謂操存省察工夫權且勿上念只看日用平常明白處寬著意思游泳其間虛閒恬愉以自養如朱子調息箴之為者及夫歲月積久之餘非徒心恙自然有效收斂操存之實亦不能無得力於此矣所云操存省察勿上念之說非謂學者常法為然只是心恙必如此然後可安也況此道理無間內外凡致謹於外乃所以涵養其中也故孔門未嘗言心學而心學在其中況當時無引喻之人不知此理徒畏心恙而遂全

然放下了坐失數十年光陰是所惆恨公嘗視以爲戒也矯揉氣質在我不在人固不易之論然嚴師畏友日與之處其薰陶切磋之益亦豈少哉景昭善人之末學者誠可惜也吾鄉却多文學之士但皆梏於舉業其讀書率皆匆匆趁逐未有回頭住脚料理此事之意雖趙士敬輩不無有意亦不免移奪於此相見無甚講論無大段相資之益唯李大用深用力於朱書今已寫畢逐一勘過思索儘得到底又有金惇叙爲學亦甚力每事必欲求其是處亦有意於朱書

但其人厄會非常長在憂患中不得專意此事爲可歎耳窮而買田本非甚害理計直高下之際約濫從平亦理所不免但一有利已剋人之心便是舜跖所由分處於此亟須緊著精采以義利二字剖判才免爲小人即是爲君子不必以不買爲高也然此等事畱心之久易陷人於汙賤之域切宜常自激昂庶不墮落也體用之說甚善惻隱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若所謂性之流行即情是耳豈情外別有性之流行耶放失亡三字固指已發後言然梏之反覆夜氣不足

以存則淸明純一之體十分昏鑿謂之不亡可
乎延平有無主之說朱子亦譏樂記之語謂天
理不待好惡無節而後滅皆此意也惟其日夜
之所息不窮故雖亡而有未嘗息者存能隨感
而隨發如未嘗亡耳心纔覺其放便在於此此
亦先儒已論之來說皆然但以旣屈方伸往過
來續爲比則爲衍說耳游定夫倍師從夷之惑
至此爲極如遇孟子恐異於曾子之歎不獨發
於陳相也可惜可歎朱子初得陳安卿甚喜之
屢稱於朋友間蓋其學長於辨說門人鮮及之

者惜其局於所長不屑踐履工夫正所謂智者過之也嘗於講席先生覺其有誤處欲極論以曉之他便隱其說以是觀之其心術隱微之間病亦不少不但其言之少餘味也然先生所謂所行與所知相反者未必專爲安卿發也似泛指門人而戒勵之耳滉嘗竊惟朱子發程門所未發而門人得力不及於程門人亦如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而萬章公孫丑之徒不及於游夏未知此何故也雖然此自傳道一大事言耳其相與發明斯道之功之盛亦豈獨朱子一身之

力哉一時及門之士隨材成就傑然樹立者不可勝數傳相授受以至於元　明之世而扶植斯文者不絕如彼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胡致堂事人倫大變其所處亦甚未安然以文定爲父而一時師友皆大賢之人致堂爲人又極剛正直道而行豈無禮義而妄爲之乎恐旣養於嫡母則所生母爲其所厭如人君入繼大統則不得顧私親之義故不得不然耳丁景錫無答書耶頃因寓兒寄一書來云年來大病廢業不意入仕尤有礙今病稍蘇稍繙習古書其書欲奉

寄偶尋不得未果耳

答鄭子中 丁巳

謂公南行且返第未收安信懸懸之至忽枉問字知曾罷南行侍懽之外學履勝迪欣寫無比所云追悔事未知何謂先正格言以爲既不可長留在胷中爲悔又不可不悔凡此皆公所自知正惟此處爲難而其欲捨不得卽是心病今欲治此病亦不待他求只就來喻存心法平平存在略略收拾處能接續用工至於純熟則自然心地虛明不累於事物非有意放下而自放

下矣緣得心恙最早而曉治法太晚自道用工
始似有實地可據日用動靜間往往若有契合
融會處然心平氣和事順理愜時覺得如此而
苦於間斷不接續不能打成一片介然之頃已
復放失或遇逆境到急衮處依舊纏繞放不下
蓋於古人所謂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者每
有愧焉遽使之言眞是先獲我心者也示喻纔
覺放去不要若著力收拾但覺時便在等語得
之其下復云勿復思此事而已此語用之於勿
畱悔一事則可若於其他則似有告子勿求於

心之病如何如何
宋名臣事蹟眞可師法自言行錄所載外名公鉅賢纂輯成書豈非偉事有補於治己波及於世人但觀古人纂述之事率多不得行於時者之所爲公方此逸駕脩道之初何遽匆匆爲此計乎其必以爲此非作者立言之比但裒集前言往行而爲自修之鑑云爾則宜亦可矣然愚意亦望勿爲一時率易之計擬作生平遠大之期目今所得者且勿硬做已得俟後日入都廣求文籍博收而精揀之一一秤停反覆考校至

於成帙之後亦必參訂審覆無復改評然後乃可爲成書若草草易爲則非徒不滿人意處處必多自家看來亦不免病敗愈看愈出矣滉病中有以備忘所述一二編自謂已成後來看得自悟其病處甚多身所驗知故敢此獻愚耳考亭以後諸儒欲考錄以自警範窮山無書可驗欲俟公入漢求宋元史抄其所載寄來而後參以散出諸書之人而爲之未知其果能成未也鶴林玉露四册大全書二册附來使翰墨全書乃主詞翰之書其氏族類雖記人物甚疎略徐當

更考有無面稟輟耕錄嘗見之不無人物可采處但覺其人心術不正有深可惡可賤處不可不知也汪玉山事跡滉亦未詳頃日所云是輟耕錄所載或齊東野語兩書中未的何書所載也梅陸韓三人皆詩人之有風操者陸雖小有清議之譏亦是小疵耳

景瑞聞其近日窮空特甚殆無以自存云令人憫念而自困涔涸愧無以相及耳滉在都日求得經書釋義各數件互相參酌而傳寫其有可疑處頗以臆見附說以備遺忘歸來欲更加考

正以示見婭而病未暇顧欲資朋友看過得以指抉其差謬而改之故於趙士敬等數人許其借看看後並無一句評論徒然見還此豈朋友磋磨之義耶近景瑞為來要看滉懲於士敬輩初不欲示被渠煎迫不得已授去且懇其須惠評駁之益近得渠書但云多有曉不得處欲來面質云此則當有相發之望但面論雖好或値他撓恒未盡意不如抄出所論之條寄示則可以專意細加考論以承誨益也如見景瑞為致此意為佳大抵此等事甚不可易為易為則不

足以期久遠亦不可耽著耽著則有妨於下工夫嘗見朱先生與南軒書深歎伯恭駁雜之病以爲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范淳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怔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又與劉靜春書戒其玩物喪志之非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没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

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夫東萊靜春與范淳
夫諸公道德事業爲如何而先生之所爲嘆惜
若此況在吾徒而可易言耶可不知懼而更自
策勵耶朴龍巖固今世難得之士其所纂集亦
甚可貴然觀其書頗未免有踈漏想其爲此書
正如先生所以譏范淳夫者是亦吾輩所當視
以爲戒者也欲還其書而少獻愚衷適爲黃仲
擧借去其書姑未畢耳然滉所以爲此言者非
直以公所纂輯爲非也竊以吾徒所就擬古人
事業不啻黃鵠與壤蟲之間而顧汲汲以此等

事爲最上第一件埋頭没脚於其中不暇顧親切工夫其與聖賢爲己之學寖遠寖忘而反自以爲吾事已了則大不可故區區奉規且以自規云爾不知盛意以爲如何

與鄭子中 戊午

間著辱訪兩日相從爲幸多矣別後猶有無限合理會底事日日心未嘗不在左右也未知西行無進退外一着輒否前云言行錄事固不爲無益故不爲勸止且覓成之矣然閒中仔細思之君之此行求見諸未見書籍以成此書之志

太銳太急恐或因而致悔咎召喧鬧切不可不愼也君子之言行豈視時世而有所變易然其行於世也凡吾之顯晦語默不可不隨時消息以善身也故以朱子之剛立不屈晩年所以應世者與乾道淳熙間所爲大不同非志變也時不得不然也滉頃年在城中求書論學等事自今思之多有觸忌取笑者然皆與吾同志之人秉閒而密爲之雖不無指目而不大段起鬧者時然耳今則又與彼時懸殊向聞君之題目己自不入時宜今自草野新入都城聲利海中不

計禁諱不問生熟徒以求見之切苟有書籍者
東問西逐汲汲遑遑唯恐不及人之見聞必甚
駭異駭異所不足恤也但以吾輩今日學問緩
急言之著述非急行身顯晦言之晦藏爲上乃
忘上策而急非急以橫起犯世患之端君子之
所當愼也故聊言之然非欲左右畏時議而輟
所爲以徇之但欲其勿太露太忙惟吾素相知
相熟之人隨宜索取其可疑處雖聞有書不枉
祈覓自然無患矣況宋史一統志旣得之則餘
外零碎亦何必盡要又不必於今行盡得來而

今年畢其書也大抵朋友中如左右者何處得
來所以心常傾向但每事皆有欲速之意意緒
常若匆匆於沈深悠遠氣象似欠切望常自點
檢思矯也昨得宋參判台叟書有道學名臣言
行錄二冊今行新得來云考亭門人以下諸賢
想必具載於斯然則吾所云者不爲可也宋公
俟看了許欲寄示未卜其遲速如渴之思水也
此公無可疑君若因景錫而求之宜可得見因
達我意君還以隨行簏而來何其幸也又聞今
獻彙言書校書館今已畢印都中必多有之得

見則程敏政事如可考考而謄來亦望黃仲舉亦印右書來則欲亦云而未可必故云耳本戒求書之急而終以求書奉囑亦足以發一笑惟冀好行多慎不宣

## 答鄭子中

昨昨人還併得兩書縷縷具悉因見近日用功曲折深有警作於心也見得的確處明白處覺亦時到此境界而不足恃此以爲得者纔間斷時便依前失去無捉摸故耳來喻所云與所見全然相反者是也而希正所舉湖南李隱君之

言乃持敬節度是其身親經歷來故其言眞實
而有味非公得於希正滉何緣得聞吾輩所當
佩服而不忘也正義明道不忘不助等語實見
親切正好用力之地何故却云刻苦之病無藥
可瘳既云無藥可瘳又何以復云更數年可救
得七八分耶滉意救得七八分其地位已甚高
難可期於數年之後也而如此爲心恐猶未免
謀利計功正助之病請更思之言行錄滉前後
之言非欲公焚其藁而勿爲但告勿太汲汲以
妨進修工夫勿太匆遽以害悠遠氣象云爾朱

先生初見路德章編集春秋謂曰此等得暇爲
之不可以此妨涵養之功後見其用心之差乃
曰當時見所編精密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
以今觀之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爲學本以治
心今不唯不能治之乃使向外奔馳而反爲之
害豈不爲惑甚乎今公所爲正不可不慮此故
云云來喻至云二三十年誓不復作此等工夫
則又似有未相悉者而固必太過也況以不近
之事推之於病昏之人而欲責其成此尤渉於
相誣相誑以取怒於世人公之於我實禍福所

同公不能慎言如此此滉不得不致深憂於公之行世也晦菴書誤處所喻皆精當滉亦知鑄本有公私改不改之異但公本旣不可得而據家藏私本其决然謬誤所不可不改然又恐有妄輒之失故用先儒存舊之例有元作當作之云令示考據正誤公本欲去兩作之煩甚善已就貼紙處悉用朱抹去之矣其與臺端書有誤作可與欽夫書聖誤作正皆依改正丞相之爲趙雄不易如此考出亦已依書題下至以泰兒爲塾踈謬非常先生末年塾豈在乎老昏如此

可笑可駭但終未辨爲埜爲在故只去埜字耳
與雷丞相書念字本闕今亦當闕然其爲會字
似無可疑故加注曰念元本缺字恐當作會如
此如何如何此書寫了已經五六次讎校猶有
此失令人恐惕今得公如此改正幸莫大焉但
二十四卷何在而不得校乎此卷首尾皆未經
校過如此誤書雖印何貴且其印不印姑所不
論書本則必欲無訛而此無公本可校聞西行
尚隔六七日冀得更藉精力少加校閱故一二
冊附來便送去切望雷意晦間當使人取來其

未了餘冊隨後更作如何料理也與朴龍巖書
寯父子偶皆出外獨琴生蘭秀在書齋代寫送
似此亦豈無病處何不說來耶

答鄭子中

李參奉便來今復覩第三書所謂變化氣質最
難非徒公患正是滉病三復悚厲范沖以其時
世事蹟考之似不容有兩人或疑其字有兩稱
王梅溪集元無誌銘他未有可考惟他日考之
宋史以定可矣宋尹兩公皆是願見之人當見
何疑但公方今爻象如聘而未行之處子何可

輕自往見人耶蓋不論他可見與否只是在我時不當故耳古人雖云事其大夫之賢者今日使此說不得正須內植其志壁立萬仞而所以行於世者則每以退人一步低人一頭為第一義閉門自守聽天所命如是而或有險難可謂之命以其非自召也後進登先進之門主人雖是可信其在門賓客皆可信耶故於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譽則必得毀得毀固可畏得譽更可憂古人戒後進之言曰今日人主前得一贊明日宰相處得一譽因而自失者多矣此誠

切至之論公前在都中已有聞譽鄭大提至自
臨門致意此皆非可喜之事公知之手書求所
云公自處之意甚善然如錢若水急流中所以
能勇退者以有求退得退之一路故能遂其高
志今則一入要路者非被驅逐無可退之路此
今之爲士進退極難之勢也富貴易得名節難
保末俗易高險塗難盡難易之間正當明著眼
審著脚庶不負平生所學也不然要路掎牽險
塗惶惑雖欲如杜馬兩公之戒恐不得如其意
故滉之愚見不願賢者之得時譽而登要路也

如滉者中年報 國無狀幸因沈病得遂退志
朝廷若付之相忘之域固爲至幸宜公之爲
賀樞府之 命令四年矣近得本府郎官書知
其尚未替也此正辭章免劄十上於上期於得
請之日也而非宰相非臺諫不敢煩瀆辭免乃
國之故蹟遠拘掣無路控辭喑嘿屛藏流聞
時論或有大以爲非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得
罪固所不計在人臣之義一向如此斯嘽實有
所未安者況今年 國有事故非常時之比不
無激生他論之勢滉度今年如度九折而見謂

安臥溪山放心事外可乎此言甚長非尺札所
究當默會也李察訪碣陰銘以敦囑之故不敢
無一辭甚知不中用告參奉不如改求他文也

答鄭子中

近者頗阻闊悶懷不可言伻來拆書喜審侍慶
外學履佳勝如滉病與衰謀眼昏特甚不能看
書積雨山路四斷孤坐寥落今才晴霽又困秋
熱日間殊憒憒爾擺頹踈漏等語不易點檢至
此但雖知此爲病而不能奮起矯揉吾輩之患
正在此處若每每如此何益之有因來言而暢

然故云耳且環顧其中枵然無物而上誤　聖
朝辱賜除　召在前非一二今年來似有永棄
之論稍自爲幸不意復聞此事而　啓謬之意
更甚於前不知滉作何等罪過致得如此虛僞
欺天欺世之罪無計逃免柰何柰何所幸政院
以東班除授後下書請之以此時無來報其間
必有彈駁之發庶有停　召之理不然早晚被
命則進退俱無正當道理實難善處然於此有
一條路稍通計欲從此結末但未易以語人故
人傳將赴云所深慮者未聞有來報耳若時議

之有無正是難說此亦何常之有作止隨時學
可據在京時爲必無也雖然不以謗議有無爲
進退只當視吾義所安而被 命之後則尋所
安處極多閙故憂心耳言行錄才一看過爲金
惇叙借覽今雖來未及再閱然此無書冊所取
諸條無以考證只據時見而言似甚精博殊有
益於人可愛又可傳然吾意勿遽以爲了業徐
更鍛鍊得到十分而後出之尤好前卷要有更
考姑未呈納道學錄深幸得見其人有失正派
者姑且勿論但 中朝至今猶有作者不絕非

偏方所可及讀之令人感歎不歇今已傳寫畢
未經讎校校後元本當還之

答鄭子中

謙仲傳辱書喜審比日侍慶外學履佳勝滉病
昏依然自劾章捧去人至今不來怯訝深矣伏
想　畱中無發落或有他故皆未可知竊自悚
仄而已不能預料其如何如有所聞毋惜示及
承喻保養方便未免從事於雜技既有患苦固
當爾也但此等伎倆皆滉所身親歷試來只爲
滉每事不能故終不被他所使如公本有俊銳

之氣加此衆技鼓發竊恐自此無回頭住脚時分也不有博奕者乎非勸人爲博奕也惟射爲男子之事古所最重然觀德之意寂寥久矣日與麁人雜流相狎損害旣深又　朝廷所以見處者或專以軍馬邉圉之任自非諸葛孔明岳鵬舉事業恐不如從吾所好之爲得也大抵此學有志者難得才有志便過於用力而有所苦才有苦便背馳而去箇箇皆然世無眞儒之主盟學不得其門而入故如此可歎滉每以此自憫不意公亦將有其漸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退 十四